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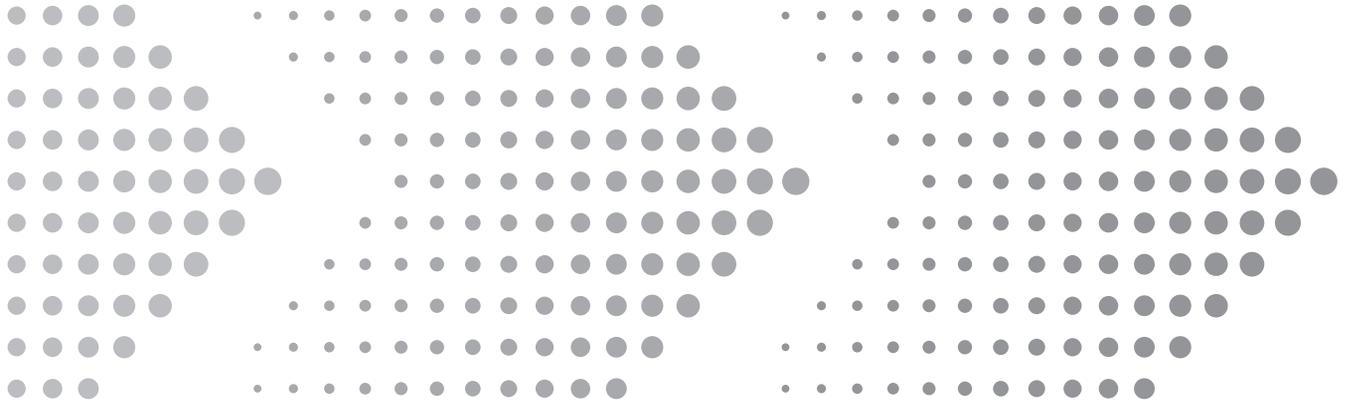
# 編輯室手記

「變」有更改與移動之意。這兩種意義的「變」，對旁觀者而言或許只是值得探討的有趣現象，卻可能作為至關重要的危機或轉機，在親歷者的生命中留下難以抹滅的痕跡。本期《婦研縱橫》以 2022 年台灣女性學學會（以下簡稱女學會）年度研討會「性別、空間與（不）移動」為專題，收錄時任女學會理事長的演講內容以及五場論壇的深度紀實，結合五篇觀察評介與演講活動報導，盼能透過各種實例激起讀者對於「變」的思考。

本期的專題文章以時任女學會理事長藍佩嘉的專題演講紀錄作為開端。她以「清消的政治（politics of sanitization）」為概念框架，分析全球 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所帶來的多面向影響：疫情不僅強化對於移工身體的監控與汙名，其所引發的國界封閉等現象也使得移工群體陷入遷移困境，難以如願從事跨國移動。楊佳羚亦指出身在臺灣的祖父母同樣受到疫情限制，無法跨國帶孫、與移民家庭團聚。疫情下，不只移工、移民遭波及，性工作者與性消費者也因為臺灣疫情升溫而招致千夫所指，被視作危害公衛治理的禍因。康庭瑜透過訪談發現，有的性工作者選擇遷往防疫管制較鬆的縣市從業，或索性轉到線上活動，例如將色情影片上傳至收費平臺等，然而，不論是何種改變，性工作者皆難免要承擔新的健康、經濟或暴力風險。

導致人們移動，甚至「不得不



移動」的因素，除了疫情，還包含家庭經濟的規劃、國內與國際的緊張政治情勢，以及異性戀婚姻主義所造就的結構性不平等。沈秀華指出男性臺商、臺幹為維持家庭生計而長期旅居中國，將照護工作交由臺灣的女性伴侶與家屬承擔，不過，由於缺少日常的身心照顧互動，而漸與彼岸的孩子產生疏離感。王鈺婷和王梅香的論文揭示戰後臺灣女性的離散經驗，例如，高知識的新移民作家如何藉文學創作來整理故鄉記憶的遺緒，酒吧女等女性勞動者如何為追求更理想的生活而在各地間移動。林瓊華和張俐璇基於歷史事實和抗戰小說的研究，指出香港作為「逃逸之地」容納大量來自「紅色祖國」與「白色祖國」的逃亡者，形成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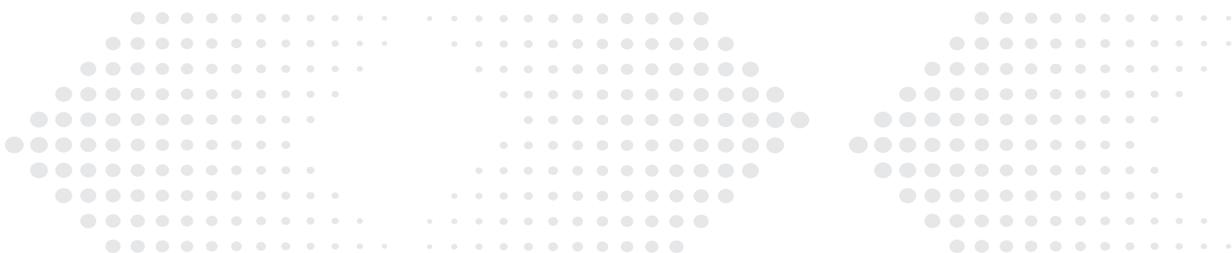
特殊空間。吳嘉苓和胡郁盈的觀察則告訴我們，不少臺灣女性跨國使用生殖科技的實作，也可理解為非自願性的「生殖流亡（reproductive exile）」。為一圓生育的夢想，臺灣的女同志伴侶必須設法拼裝各國的醫療資源，並主動將多重的風險編排進個別化的懷孕計畫中。

生殖資源因地而異，產後的母體照顧與母職實踐亦不例外。有別於本國的環境，往往為移民母親帶來各種挑戰。黃淑怡提及，第一代移民荷蘭的華人女性不得不接受國家強制輸送的標準化產後照顧服務，因而需要格外費心進行跨文化溝通，亦難避免荷蘭官方對母體的規訓以及對移民的同化。黃宗儀和胡俊佳的研究顯示，因結婚而移民

韓國的臺灣女性受到當地「密集母職 (intensive mothering)」意識形態的規訓，被期待要為孩子及其教養付出一切，且應「韓化」為「韓國人的母親」，以致有受訪者表示只敢在家裡教小孩說中文。相較之下，太平洋的彼岸呈現出另一番光景。唐文慧根據對美國東岸小鎮臺裔媽媽社群的觀察，指出這群母親們發展出「混做」的母職認同及實踐，盼能善用臺灣與美國雙邊的資源，例如，讓孩子透過學中文等方式常保與臺灣的連結，亦積極在美國當地參與同鄉會等臺灣人社團。可見，移民、移工並非只能一味適應移入國的被動角色。類似地，根據曾薰慧的分析，由新住民女性擔任陪侍的越南小吃店，建構出另類的社會秩序，以致外人入店消費時，便從原有空間走進含有臺灣與東南亞面向、質疑主流社會價值的「異托邦 (heterotopia)」。至於那些不願步入性產業場所消費，甚至不惜變更路線、局部讓渡公共空間使用權的本地居民，陳美華和楊又欣

則富有巧思地將他們稱為「移動式的去性化專區」。此外，如果移動的能力是一種資本，那麼，障礙者便可謂處於「移動貧窮」的狀態之中。周月清、林君潔、陳伯偉、遲恒昌及郭惠瑜的論文就揭破了我們身在「健全主義」社會的事實，並凸顯障礙者親身的經驗知識有助於挑戰性別政策中的「障礙盲」傾向，以及障礙政策中的「性別盲」傾向。

二篇觀察評介分別探討女性受刑人與性別主流化的議題。律師作家郭怡慧 (Michelle Kuo) 透過凱西·布丹 (Kathy Boudin, 1943-2022) 的人生故事說明，一個參與暴力犯罪、遭判無期徒刑的女性受刑人，如何在獄中打造具意義、有建樹的生活，勇於嘗試修補自己與高牆彼端的孩子和受害人的關係。此外，繼前一期對性別主流化及性別平等教育之關聯的評介後，葉德蘭進一步指出「性別變革式取徑 (gender transformative approach)」對性別主流化的落實而言，不僅極具啟發



性的意義，也至關重要：除非群體文化的規範和慣例也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否則，個人行為或群體作法的改變終將無以為繼。

本期的三篇活動報導，分別是臺大婦女研究室、臺大原資中心合辦的男人織布論壇，臺大人口中心所主辦的性別統計資料庫工作坊，以及臺大婦女研究室和臺大社科院亞比中心、法律學院人權與法理學研究中心及台灣法學會合辦的亞美女性主義法學論壇。男性織布論壇延續本刊 116 期的女獵人專題，並進一步延伸探討原住民族文化的性別圖像。根據太魯閣族的 gaya（傳統生活規範），理想的性別分工圖像是「男獵女織」，因此「男織」、「女獵」皆為觸犯禁忌之舉。然而，根據 Ipiq Matay、Peydang Siyu 和沈啟龍等三位太魯閣族織者的分享，已有愈來愈多族人實踐或肯定男性織布，而這一改變不應被逕行理解為對傳統的挑戰乃至顛覆，因為織者們也從另一傳統資源中汲取

力量：透過 spi（夢境）獲得繼續學習和傳授編織技藝的勇氣。亞美女性主義法學論壇則處理族群與文化的跨國側面。金蘇珊（Suzanne Kim）指出，美國的亞太移民女性不僅受到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相交織的壓迫，被擅自幻想為順從的異國性感尤物，更因為英文非其母語，而無法近用（access）美國當地的醫療資源，陷入「生育不正義」的困境，並在申請健保與福利時退卻不前。最後，余貞誼以性別統計資料庫與視覺化平臺 Tableau 為例，為我們示範：在這一巨量資料簡直唾手可得的數位時代裡，人文與社會科學家可以如何善用數據與新興工具來擴展研究視野，增進對人類社會的整全認識。

儘管時勢變幻莫測，儘管積重難返的問題多到不容樂觀，但我們總是能夠藉由盼望和實踐，與夢中那令人驚喜的未來相連。

《婦研縱橫》編輯室 謹誌